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明奇俠傳

第四十六回 念交情都統休兵 呈款曲太師上本

詞曰：晉楚齊秦才去，梁唐漢魏回頭，英雄血淚染沙丘，剩水殘山依舊。

籬下黃花初老，江邊紅葉傳秋，眼前風景不停留，瞥眼青春過首。

右調（西江月）

話說張實見太師要殺，慌忙跪下，稟道：「未將兵微將寡，深入重地，故而遭擒。求太師寬恕，俟日後將功折罪。」太師不依。山玉、章江一齊跪下求道：「望太師看卑職等情面，記下這一次，等明日開兵，將功折罪便了。」太師道：「本當殺了示眾，且看眾人，恕你初次，去罷。」張實謝恩下來，好不羞恥懷恨。正是：昔時驕傲今何在，枉與忠良作對頭。

不表張實懷恨，且言金雞三唱，天色又明。太師開帳，眾將參見已畢。太師當著先鋒向眾人道：「雁翎父子兵強將勇，利害非常。張實先行會同鍾狀元，各領一軍前去見陣，小心要緊，老夫督大兵與雁翎中軍對陣。」二人領會去了。正是：軍令如君命，有罪定難逃。

話說張實領兵在左，山玉領兵在右，兩隊人馬出城來。卻好雁翎大隊已到，紮了三隊營盤。雁翎父子和馬如、章清居中，董家兄妹居左，紅家弟兄居右。只聽得三通鼓罷，擺成陣勢。雁翎中軍不動，只有左右二營鳴鼓叫戰。右營鍾山玉緊對紅家弟兄，張實左營緊對董家兄妹，兩邊門旗開處，一對對軍將勒馬陣前，好不威武。那董金瓶眼快，看見張實耀武揚威，在那裡督兵，金瓶便來衝陣。正是：翠眉也解施豪傑，粉黛何嘗不丈夫。

那紅元豹見金瓶去衝左隊，也領兵來衝右營。正逢山玉等在營，二人假戰了幾合，元豹敗回不表。

單言張實督守左營，忽見一員女將前來衝陣，心中大怒道：「連女將也來欺我！」便將手中槍一起，大叫：「賊婆，少要無禮！本先鋒已有了家眷，不來捉你，你回去罷，休來放驕！」那金瓶小姐聽得此言，氣得桃腮冒火，粉臉生煙，雙手將日月雙刀並起，頂標上劈將下來，恨不得平吞了張實。張實見來得凶勇，忙將槍一起，急架相迎。鋼刀起處，冷氣紛紛；槍尖來時，寒光灼灼。一來一往，也戰了五六合。金瓶小姐心裡一想，讓張實一槍搥來，將左手鋼刀一逼，逼開了槍，將右手那口鋼刀攔飛來。張實叫聲：「不好！」將身一閃，那一口刀直從胸前劈將下來，將甲冑砍去兩層，馬頭削去半個。那馬嘶了一聲直豎起來，將張實掀將下來，眾將上前，拿進管去了。金瓶便來衝陣。陣中主將被捉，如何不亂，丟盔丟甲，四處奔逃。卻虧雁都統見了，恐太師見怪，忙吩咐鳴金收兵，董金瓶兄妹方才收兵回去。正是：友情須念，友誼難忘。

話說雲太師聽得外面叫殺之聲，心中疑惑道：「雁都統不念老夫之面，他竟來衝我營不成？」吩咐章定金為前站，領中軍出城：「不許交鋒，老夫隨後就到。」章定金領令去了。太師隨即帶領章江、璧全，排齊隊伍，三聲大炮，出城來了。眾將迎接已畢，太師令趙璧全持節到雁翎中軍，傳雁翎父子、眾將到軍前會話。

璧全領令，上了馬出了中軍，到雁翎軍前通了話，有藍旗小卒領璧全到中軍帳來。璧全抬頭一看，只見中軍帳外，兩邊侍立著數個偏將，一個個明盔亮甲，繡襖朱纓，弓箭槍刀，寒光耀日，好不威嚴；帳內兩邊，便是章清、馬如、陳玉、公子，以及王老虎等數員大將，一個個金盔金甲，侍立兩邊。怎見得威嚴赫赫，有詩為證：

詩曰：

虎帳威嚴，擺列著三千豹子；中軍喧赫，環繞著萬貔貅。軍兵勇健，一隊隊相貌雄偉；戰馬咆哮，一群群聲音嘶吼。旌旗冉冉，卷長天五色雲霓；乾羽重重，遮大地千重沙霧。

帳外兒郎似虎，堂前將士如龍。枯竹槍，柳葉槍，霏霏冷雪；金背刀，赤銅刀，冉冉寒霜。

豹尾鞭，緊靠著金裝雙劍；龍泉劍，對列著丈八蛇矛。

營下小卒，箭上弦，刀出鞘，衝鋒無敵；帳前大將，頭頂盔，身貫甲，斬將無前。

說不盡英雄氣象，言不盡威令森嚴。

話說那趙璧全見雁都統軍容威武，將令森嚴，不覺點頭贊歎道：「怪不得西羌兵敗，怪不得刁龍授首！」璧全持節走上帳來，打一躬道：「雲太師有令，請老將軍答話，在軍前奉候都統。」雁翎道：「汝是太師何人？」璧全道：「太師是卑職姑夫。」雁翎道：「足下想是趙都堂的公子麼？」璧全道：「正是。」雁翎聽了哈哈大笑，道：「我幾年不見，不想世兄如此成人了！」忙離座見禮。已畢，又令眾將並公子過來一同見禮坐下。茶罷三巡，雁翎道：「老夫不知太師來到，有失遠迎，多多得罪；部下眾將又多衝撞，煩世兄回營上復太師，老夫即刻到軍前謝罪。」當下，又令公子雁羽道：「你可送趙世兄並張老將軍回營，我隨後就到。」當下雁公子領命，送張成並璧全回營去了。正是：若非昔日賓朋誼，焉有今朝見面情。

話說雁公子送趙璧全出了營門，一拱而別。且言趙璧全和張成回營，進中軍參見太師。先是張成請過敗兵之罪。然後侍立於兩邊。太師問雁翎的虛實，璧全開言：「雁翎號令威嚴，軍強將勇，分利害。」太師道：「情性如何？」璧全道：「甚是感仰太師舊情，即刻到軍前謝罪。」張成接口道：「雁翎甚是忠義和平，大有歸誠之意，只是他部下眾將強悍非常，一個個恨恨不平，都要殺奔京都，拿住刁、張二賊報仇雪恨，方才收兵。今早董金瓶拿住張實，已經割去兩耳，幾乎喪命，多虧雁翎喝住，囚在後軍，候太師發落。」太師歎道：「忠良受逼，故有此事！這都是皇上偏私，信用刁發，殘害忠良，生出這些口舌。」

太師正在贊歎，忽聽營外三聲炮響，金鼓齊鳴。早有藍旗小校來報導：「今有雁都統帶領眾將齊集軍前，請太師答話。請令施行。」太師聽了，隨即起身，吩咐：「眾將不許披掛，都隨我來會話。」眾人得令，便換了輕服，隨了雲太師上馬。出了中軍，來與雁翎答話。正是：輕裘緩帶追羊祜，羽扇綸巾超武侯。

話說雲太師出了營門，來到陣前。雁翎見了，忙縱一步馬，來到陣前，大叫：「太師恩相，別來無恙！卑職有失遠迎，多多得罪。在馬上叩首了！」太師忙忙答禮道：「豈敢，豈敢。」雁翎又道：「卑職家眷多蒙太師相救，尚未叩謝。」太師道：「那皆是皇上之恩，老夫不過一言，有何恩德？今者皇上聞雁都統領兵攻關，傷了多少兵將，使老夫前來招安老將軍還朝，不知尊意如何？」雁翎道：「太師細想俺平日為人，可是叛主求榮之人？可恨刁家父子內外合謀，以公報私仇，定計陷害，逼得俺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，若非上天憐念，久已做泉下之鬼了！我主若要眾將歸順，只需將刁、張二人滿門斬首，一者代國家除奸，二者代萬人除害，三者我等眾將方才安心。」太師道：「此言差矣。尊府家眷安然無恙，況刁龍被殺，已足相償。刁發乃主上之親，也無全門之罪；為臣者，也不能強令天子斬懿親，於理不合。依我之愚見，都統依了皇上旨意，收兵降順，扎住西關，待老夫上本，主上自然重加升賞。」雁翎未及回答，部下眾將齊聲道：「刁龍是我等殺了，刁發豈不記仇？倘若主上收服我等，散了人馬，刁發興兵，再來加害，如何是好？不如我等殺了去，除了害，豈不爽快！」正是：從今定下終身怨，萬轉千回解不開。

雲太師聽了眾將之言，哈哈大笑道：「老夫做事豈見不到此？老夫從今也不回京，就單身在你營中歇宿，關城也不閉，將牌印交與都統，草成本章，差人送去。倘若主上不封眾將的官，不問刁發的罪，請先斬老夫之首，號令三軍，然後將老夫的令箭穿城直入，一路無擋，老夫死而無恨。」眾將聽太師言詞為人忠直，個個齊聲道：「若得太師如此，我等重返家園、再見父母，皆太師之德！有不降者，我等先斬其首！」說畢，一齊下馬，拜伏在地。正是：從來忠信，能伏強梁。

太師大悅，即令眾將合兵一處。都統領著公子、章清、馬如、紅光弟兄二人、陳玉、金瓶、董仁、王老虎、熊飛龍並哼都等大小數員大將來到中軍，參見太師。太師又領著山玉、章江、璧全、定金、老將張成一齊下階迎接。上了中軍，彼此見禮。都統父

子拜謝太師昔日之恩；太師又叫山玉過來，謝了雁公子鬧莊之恩，又謝元豹救命之恩。當了彼此遜謝一回，各言離別之苦。章江又與章清弟兄們相會，大家歡樂非凡。太師吩咐，中軍治酒管待，雁翎諸將有賞。三軍大吹大打，好不熱鬧。正是：刀槍響變笙歌唱，殺人聲改歡笑聲。

是日皆盡歡而散。次日，太師修本章，寫了書信，差人送到京中，去投文翰林了。
且聽下回分解。